

第十六話

大房軼事



十世

許葉芬 號少雀
樂平泉 號印川
又名清安

十一世

樂孟繁 號衍亭

十二世

樂達亨 六老爺

樂達莊 號均士 六老爺

十三世

樂佑申 大爺

樂西園 二爺

樂篤周 五爺

樂益卿 六爺

樂夔 九爺

樂洪滋 十六爺

樂孚 十八爺

樂讓 二十爺

十四世

樂霞格 長子

樂校翬 次子

樂民成 三子

樂貝貝 早夭

樂寶格 長子

樂鈺格 次子

樂伯勳 三子

樂銅 長子

樂錚 次子

樂曙青 長子

樂鍵 次子

樂鋁 三子

樂曙光 四子

樂啟長 幼夭

無後 有一養女

旅法多年 不詳

旅法多年 不詳

樂氏家譜之一（大房）

樂達亨二三事及其子孫

大祖父樂孟繁，皮膚甚黑，不苟言笑，誠為謙謙君子。但他離開家門，到了市井，便嘻嘻哈哈，見了熟人就打招呼，與在家中判若兩人。他育有二子一女，長子就是筆者的大伯父大老爺樂達亨。大伯父夫妻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就先後在中年去世，筆者未曾趕上，故對他們知之甚少。從老照片上看，大伯父略胖，五官端正，較像其母。大伯母面目俊秀，白淨小口，賢淑之相。大伯父是印川公和許葉芬老夫人的長門長孫，身為眾弟之首，自有表率群弟及子姪的責任和威望。他的親弟，即是筆者的六伯父樂達莊，比樂達亨小六、七歲，達亨結婚時，達莊時年十齡，不知深淺，看不上這嫂子，他要把這嫂子氣走，再給大哥找個好的。於是小叔不時弄些蟲蠍來嚇唬嫂子，晚上睡前嫂子都要仔細檢查被褥方敢睡覺，以防小叔之惡作劇。達亨結婚後，連得四子而無女，達莊有四子三女，遂將次女鐘瑄過繼給達亨為女。鐘瑄之母貌美，被譽為「牡丹花」，因此鐘瑄自幼即是美人胚，稍大更是出落得如帶露荷花，美而不俗。她到了大伯母家，大人對她自是百依百順，嬌寵有加。過了兩年，鐘瑄鬧得有些出格了，達亨伯父不得已又把她送還六伯母處。多年後，鐘瑄二姊告訴筆者，她見到生父大多不加稱謂直接說話，人少時她會小聲叫他一聲「叔」。二姊言談時喜歡指手畫腳，似乎少些女士應有的溫柔體貼。

大伯父和大伯母住在南廳外院三間北房裡。屋子北邊就是冰場院，再往北經一個懸掛

幾塊前輩掙得功名的匾額的過廳就是上房院，即是印川公和老夫人許葉芬的住所。大伯父夫妻中年去世後，南廳外院的南、北房空了二十幾年，直到一九五〇年解放後，樂家人相對集中時，筆者祖母才住在南廳外院北房，十一伯母住在南廳外院南房。一九五二年，樂家人都搬出老宅，僅有個別人仍留老宅。

大伯父樂達亨共有四子，即大哥佑申、二哥西園、五哥篤周、六哥益卿。大哥佑申中等身材，魁偉有派，目雖小但很有神，辦事經驗豐富，平穩老到。他是印川公的長重孫，眾人都用尊敬的目光高看他一眼。他踏實肯幹，又繼承了祖輩節儉的好習慣，但有時近於吝嗇。同夫人逛街，他常提議：「咱們蹣跚幾步吧。」如此次數多了，大嫂就會說：「我要坐車。」女兒美琪要戴眼鏡，佑申大哥就帶她在老宅附近的興隆街買一副眼鏡。佑申卻因經常步行，鍛鍊身體，活到九十高齡，成為樂家人最長壽的幾個人之一。大房十三世幾個弟兄都算長壽，二哥西園活到七十二、三，六哥益卿活到七十四、五歲，五哥篤周活到八十六、七。

大哥佑申有過三次婚姻。為了滿足許葉芬曾祖母想再見一輩樂家人的願望，大哥十六歲即結婚，可惜第一位夫人有軟骨病，得一女名靖華，乳名寧格。二次結婚娶北京大嫂李若梅，得二子一女。三次結婚娶天津大嫂宦雪笠，得一子四女。北京大嫂長子霞格，十三歲即去法留學，他在法國結婚並生一子，取名AA克。一九四六年，他攜妻兒回國省親，在機場時除樂效翬外，全都抱頭痛哭。歐洲人不喜行跪拜禮，外國媳婦在祖先堂改行九個鞠躬禮。在國內居住的兩年多裡，霞格很是不適應，滿腦子都是巴黎的艾菲爾

鐵塔、法國夜晚變色的燈光等等。在京時，他對筆者講了法國高中畢業統考的情況，統考的名稱叫「巴索」，考前學生只睡三、四個小時，靠服藥維持清醒的頭腦。在通過「巴索」當晚的慶功宴上，他竟然伏桌沉沉睡去，是朋友將他抬回宿處的。「巴索」是擺在法國高中生面前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關卡，過了它上任何大學任你挑選，過不去就只能上不同類型的學院了。霞格通過「巴索」後，便選擇了牙醫這個職業。>>克是一個漂亮的混血小男孩，他時年四、五歲，但因從小在國外成長，骨子裡有一種看不起中國人的意識，他竟然對奶奶說：「我不是你們中國人！」霞格也有過三次婚姻，對方都是歐洲人。第二個好像是瑞典人，霞格說只希望他的重孫輩知道他們的祖先之中有一個是中國人。在京住了兩年後，霞格決定重回法國，臨別時摟住他媽媽連哭了三次，他們彼此都清楚，此一別即是永久的訣別。若梅大嫂六十多歲時先其夫而去。佑申大哥親自主持喪儀，並挑選自備棺木中一個好的讓與先行妻子。

二哥西園中等身材，略胖，眼大卻不怎麼有神。成年後吸食鴉片。輪到他有機會去法國留學，他卻難捨金屋藏嬌的新寵，要求帶她同行。大哥佑申說：「若是這樣，我還多帶一個兄弟呢！」如此二哥出國之行遂成泡影。他五十歲時，喜到北海釣魚。一天下午，筆者父親與筆者同去北海，遠遠地見他正在釣魚。父親向他打招呼，他卻向父親擺了擺手，意思是別驚了我釣魚的駕，父親只好默默離去。他五十多歲又得一女一子。女兒伊莉上幼稚園時，老師問她父母的職業，她說：「我爸爸是個釣魚的。」他的幼子伯勳酷

似乃父，青年移居美國紐約。其母赴美尋子，本欲長住，怎奈語言不通，風土人情迥異，兩年後仍回北京居住。二哥原配為他生二子一女，次子鈺格在民國時，曾任當時駐柬埔寨武官，娶一法國女子為妻，生有二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東亞，她們進過集中營，出來後兩姊妹移居美國。近年來，姊妹倆先後到北京參觀了同仁堂，因此筆者見到其中之一名為樂燕的女士。每年耶誕節我們都互贈賀卡，以示問候。樂燕十幾歲時與祖父西園生活過一段時間，當時西園只顧吸鴉片過癮，對樂燕關心不多。西園長子寶格，青年時練擊劍不慎身亡，女兒華生與赫赫有名的大漢奸曹汝霖之子結婚，解放前移居美國了。據稱曹汝霖晚年時還幫助地下黨做過一些好事。

五哥篤周身材魁偉，兩隻大眼炯炯有神，他是樂家老鋪中第二位能力甚強的企業家。他久居上海，故接觸不多。只知他會拉胡琴，但琴技不佳，不能為他張姓的三任夫人清唱《巡營楊宗保》時傍得嚴絲合縫。他有二子四女，兩子名銅和錚，都很出色。

六哥益卿相貌清秀，性格詼諧，愛開玩笑。他成年後也吸食鴉片，為了生育，他夫妻曾戒菸一段時期，得一子取名曙青，此子相貌兼得父母之長。十數年後，他們夫妻徹底戒菸，又連得三子一女。六哥在同仁堂任副經理時，每逢腹飢，他會立即服下一粒牛黃清心丸。有一次筆者到祖先堂，恰逢六哥腹飢，筆者陪同六哥到北樓，請六哥食烤饅頭片上抹芝麻醬撒白糖。文化大革命期間，六哥重病，這時六嫂已先其夫而去，六哥想吃烤鴨，眾兒都不敢去大餐館買，急得六哥直落淚。這時見過世面的姪女伊莉過來探病，

便替他們完成了這一「任務」。六哥的四子曙青，筆者只見過幾次，他小時候有時到老宅來玩，他比筆者年輕幾歲。中年時，他的妻子金玲在筆者單位中藥研究所工作年餘，我等在一室政治學習。一天在單位附近的海運倉遇見曙青，多年不見，筆者未能馬上認出他來。二〇〇四年新秋，堂兄樂崇輝從臺灣到京省親，因他篤信佛教，已經素食幾年了，故在一素餐館宴請家人，筆者與曙青均在座，飯後還集體照相留念。次年春天，海棠花溪有四、五百株海棠花盛開，蔚為大觀。筆者看見曙青正與數友賞花遊春，筆者熱情地過去打招呼，他卻有些茫然地說：「我知道您是很熟悉的人，但一時想不出您是哪一位？」筆者尷尬地一愣，俄頃，筆者道出一句：「我是你二叔啊！」六哥的其餘三子鍵、鋁及曙光，吾等無機會見面，但從報紙上看到過他們的消息。在六哥和六嫂雙雙辭世後，有他們善待老保姆的報導：他們兄弟的收入全交老保姆，由他老人家安排生活。曙光應換新羽絨服了，鍵、鋁應買新鞋了……凡此種種，老保姆在行使管家之職，他們也都愛護和尊敬這位老人家，顯示出樂家的敦厚家風。

我的六伯父樂達莊

筆者上初中時，六老爺樂達莊就病逝了，他終年七十歲。筆者和六伯父在一起生活不過十年，但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筆者對老人家充滿敬佩之情。

六伯父樂達莊，號均士，中等身材，長方臉，光頭，戴一老式圓形眼鏡，一絡山羊鬚，面貌慈祥，講話幽默。他喜歡西學，自己卻是中式打扮。他還有兩件不為常人所用之物：冬天戴一國畫中所見的棉製大風帽，不太冷時繫紐襷兒即可，遇嚴寒天氣時還可用帶子紮緊。這種風帽還有另外一頂，是藥行李滋園從他處取樣照做的。另一件是夏天他穿的一雙僧人常穿的天藍色布製涼鞋，在鞋幫兩側各有三個矩圓形縱孔，可以透氣。

六伯父樂達莊一生結婚三次，十六歲時娶郭氏夫人，她不諳夫妻之情，急得直搥床。算命先生說他這一年將得子，結果早春得一女。該算命先生仍說他今年得子，最後臘月夫人生了一子，當年他就兒女雙全了。他送給算命先生一雙棉鞋。未幾，郭氏夫人去世。他再婚得一美女，人稱「牡丹花」，兩人感情甚篤。「牡丹花」六伯母生了三男二女，個個美貌帥氣。六伯父再婚時方屆二十，童心未泯。一日家中有京劇堂會，他用演員油彩畫了一個大花臉，闖入愛妻房中，假扮「強盜」要嚇她一嚇。他這一「陰謀」很快被夫人識破，兩人很溫存了一陣。當又有了幾個子女後，六伯父不想再要孩子了，開始避孕，這一點近親都知道。可不久夫人又懷孕了，四姑笑他防禦工事不靈。老人家傅海祿告訴筆者，民間管避孕套叫「葛二爺」，製造商認為斷人子嗣是件缺德的事，故常在避孕套中挑一個刺一小孔，用以補償作了「傷天害理」之事的心理作用。「牡丹花」五十歲離世。六伯父第三次結婚時已年逾半百，娶親戚廖氏為夫人，鬧新房的多是他的眾弟兄，全是半大老頭子。六伯父從來都是中式長衫布鞋，而新夫人穿著時尚，有時帽子上還插兩根

羽毛，兩人走在街上令人發笑，笑他們衣著差了幾十年。

六伯父為鼓界大王劉寶全編了個新段子《誇洋曆》，劉寶全唱過幾次。一天六伯父遇到他，問他怎麼最近沒唱《誇洋曆》。劉答：「我首先得看上座情況，我要總唱您編的《誇洋曆》，就沒人聽我的京韻大鼓了！」

六伯父的幼女乳名蒲子，又叫蒲生。她結婚時好強地說：「我不要嫁妝。」六伯父生性節儉，能省就省。姑娘說不要東西，他就真的什麼都沒有準備，在親友的勸說下，他才給姑娘幾床被面。姑爺是廣東人，在越南有大買賣。在南下的火車上，姑娘哭了一路，姑爺安慰她說：「需要的禮物咱們下車再買。」

六伯父喜愛西學，所以很早他就將兒女都送到法國留學，兒子們都取得了良好成績。九哥樂夔、十八哥樂孚和二十哥樂讓都是藥學博士，成績優異，在藥學界很有影響。

十六哥樂洪滋沒有通過法國高中生統一考試，兩年後他上了一所機械工程學院，回國後在四川工作一段時間。他當時已是高級工程師，但他仍和工人一道跑運輸，他們開的都是十二輪大卡車，每組雙輪。遇一橋，橋比卡車略窄，工人說無法過橋，洪滋仔細查看橋的寬度，認為車的內輪勉強可以通過。他就這樣以卡車六輪落在橋面，六輪懸空地把三輛卡車開過橋去，後邊的人學他的樣子把其餘的車開過橋去。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修建關廳水庫時，他是總工程師級別中的一員，完工時，工人三次為他請功。因他出身的樂家是出名的資本家，領導就是拖著不批。今日工地上，鏟土機到處可見，是誰設計

的圖樣？無人知曉，那是樂洪滋為了工程需要而設計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關進牛棚，不論是家庭出身還是當時作為領導層中的一員，他都是要被批鬥的，他由此被關進黑屋長達數月。無奈中他就磨指甲，出來時指甲被磨得又禿又光。造反派在給他黑饅頭時，把饅頭掰成兩半，往饅頭上吐一口痰，再把饅頭往地上一扔，說：「這就是你的午飯！」

六大媽

六大媽姓廖，廣西平樂人，她是六伯父樂達莊的第三任續弦夫人。她家是廣西望族。她有兩個姊姊，姊姊結婚時備受繼母刁難，諸事尤需準新娘親自出頭。那時大戶人家嫁女時，講究把裁縫請到家中為女做嫁衣，好不容易請到裁縫，他們的食宿又成了問題。這些都給六大媽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她決定終身不嫁，而她與六伯父的婚姻純屬偶然。筆者七姑與在京供職的七姑父成婚，而六大媽是七姑婆家的姑姑。這一年六大媽來京度假，經七姑撮合，六伯父和她喜結良緣，真可謂千里姻緣一線牽。廖家兩位表兄稱六伯父為六舅，稱六大媽為姑奶奶。這一叫，夫妻倆就差了一輩兒！

六大媽個矮，凹眼凸頰，齊耳短髮，戴一老式黑邊眼鏡，有著華南人相貌的特徵。這時六伯父幾個子女年齡已大，事業有成，不肯再叫繼母為娘，只有六伯父的幼子樂讓時年十三歲，在他乳母勸導下稱繼母為娘。到樂讓哥十五歲時，六伯父也把他送到法國

留學深造。此後多年，兒子們都在海外奮鬥，家中只有老夫妻兩人，只有兩女兒不時回家探視。

筆者上小學時，冬天大家都戴時髦的航空帽，一種模仿飛行員戴的皮帽。六大媽為我們用深灰毛線織成的仿航空帽，哥哥崇格和筆者都認為不好看而從未戴過，辜負了六大媽的一番好意。一九四五年，夏崇格哥哥得了結核性腦膜炎，為了避免傳染，六大媽接筆者到她家住了兩三個月。六伯父認為筆者的歷史知識還可以，但地理知識太差，就及時為筆者補課，記得當時還講到河南焦作煤礦。晚上是讓哥乳母陪筆者住在一室，她拿出與六大媽一同醃製的梨脯，味頗甜美，與外購者無異。在日人侵佔華北後期，在天津中街藥房的法國女醫生樂夔九嫂病逝。在中街藥房工作的一江姓女士追逐九哥樂夔甚緊，並以九哥曾送國民黨將領湯恩伯將軍一架高倍望遠鏡的事為要脅。九哥既不願與江女成婚，又深怕日本憲兵隊的酷刑，左思右想，認為沒有生路，最後走上飲藥自盡的絕路。九哥是六伯父的長子，怎樣把這一噩耗告訴老人呢？最後商定分四撥人把這個非常不幸的事件逐步告訴六伯父樂達莊：第一撥人告訴老人九爺病了，第二撥人告之九爺病重，兩小時後第三撥人告之九爺病故。筆者先父樂東屏是第四撥，勸慰老人要往開處想，要多珍重。六伯父聞訊後，一陣臉紅，一陣臉白，很是悲痛。此事後不到兩年，六伯父就去世了，他在遺囑上寫道：「夔兒之死，斷吾餘生……」

九哥樂夔的後事是六大媽去天津處理的。此前，中街藥房負責人已報九哥是自殺身

亡，後又請法國整容師整理遺容，高價收買他為之保密，再次上報前回乃是誤報，樂夔實是正常死亡。事發後江姓女子大痛，拆開每封遺書，哭訴：「一個字都沒給我留下啊！」

六大媽有一愛犬，一隻白色、雌性小叭狗，訓練有素，從來都是到花園樹下便溺。一天，六大媽發現它在屋裡排糞，就很生氣地打了牠幾下。第二天一想，昨天狗在門旁吠叫幾陣，原以為牠在亂叫，不想牠是叫人開門，放牠外出方便，打牠實在是冤枉了牠。六大媽與人談及此事，小狗竟會眼睛濕潤，似乎聽懂了主人的話。每晚六大媽都為小狗在他們夫妻的床中央鋪一小墊，並為它蓋一小被。小狗早上懶得起床，老夫妻只要有一個人未起床，牠就不下床。知道老爺、太太都起來了，牠才躺不住躡下床來。六大媽去津為九哥樂夔處理後事，寫來一信，小狗對此信大感興趣，聞了又聞不肯離去。給牠別的信件，牠則不予理睬。

六伯父病重時餵食不便，南廳若梅大嫂建議，剪去老人多年留下的山羊鬚，最後為他請來專業護士密斯王照顧。當六伯父彌留之際，不識身邊人，見人就說是密斯王。他快嚙氣時，六大媽指示眾晚輩跪著送行。他嚙氣後，六大媽與六伯父行了最後接吻禮。入殮時，六伯父的愛婿二姊夫朱廣相，拉過每個子女來到棺前告訴他們，記住外公的遺容，今後就見不到老人家了。二姊夫也是留法醫學博士。六伯父學貫中西，翁婿很有共同語言，感情至厚。

六大媽在寫祭文時，除去「惟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等固定格式外，就寫女兒們、

姪媳們都很孝順……，完全是一篇記事文，而未把六伯父一生致學中西，教育子女，雖不熟悉經商之道，但卻熱愛祖業，以及為劉寶全寫《誇洋曆》宣傳新思想等實質內容寫進去。

一九五八年夏，北京搞十大建築，我們有幸和六大媽及六伯父之長女彭大姊夫婦，一同搬進永安裡做了鄰居。我們住在同一單元，六大媽住一層，我家分別住在二、三層，彭大姊是我家三層對門鄰居。這時六大媽已年逾古稀，她還想多玩幾年，廣西老太太喜歡上了京劇，一鄰居教她唱老生，在一晚會上她還唱過《甘露寺》。老人辦事糊里糊塗，被一銀行工作人員騙取她的到期公債，每年扣留她的利息兩百元，連扣三年，她竟不知。直到該人員因別事事發時，有關人員通知她，她才恍然大悟。更有甚者，一天有匪人竟自入室搶劫，她大喊：「來人哪，有賊！」壞人用手捂住她的嘴。事後她說：「那個賊捂我左臉，我就用右嘴喊；他馬上捂我右臉，我就用左嘴叫！」這一喊還真有效，驚動了鄰居劉二嫂，她一邊披衣一邊喊：「六大媽，我來了！」匪人見有人來，遂逃之夭夭。民警有鑑，於是給六大媽房內安了警報器。她好奇心使然，無端地兩次弄響報警器，鄰居們感歎：「老人家這是在玩烽火戲諸侯啊！」

六大媽還真幫筆者辦過一件好事。筆者曾麻煩過多位親友同學幫助收集研究專題瓜蔓的果實，六大媽寫信並送禮給他的姪兒輩，要求大家幫助我。感謝表兄們，不久即寄來廣西產的一種枯樓（瓜蔓）。

文化大革命後，房管所硬把糧店一女員工一家遷入六大媽的家，兩戶人生活習慣迥然不同。六大媽嫌人家把衛生間搞得髒臭，女員工則說：「茅房哪有不臭的！」六大媽一入廁就要一、兩個小時，經常還要在馬桶上看閒書。女員工對此更不能理解，怎麼幾分鐘即可完成的事，老太太竟要耽誤這麼長的時間哪！

兩、三年後，形勢略有緩和，糧店女員工搬出了六大媽的家。不久六大媽重病臥床，彌留之際，彭大姊為她找來十七哥樸蓀照看一下。六大媽當時還能認人，搖臂作拉胡琴狀，十七哥趕快說：「六大媽，是我！」兩天後，老人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南廳大嫂

佑申大哥的夫人李若梅大嫂，高大體壯，貌僅中姿，腰板挺得倍兒直，她很欣賞自己長而直的雙腿。她說佑申大哥騙了她，大概是相親時，大哥隱瞞了家中還有臥病在床的夫人馮氏和她的女兒樂靖華。若梅大嫂的三個子女對她的稱謂不同，馮氏在世時，她生了霞格，故稱她媽媽，馮氏不在了，後面的孩子稱她為娘。再一點是，大哥對他隱瞞了三、四歲，又用一頂帽子遮住了他剛染過的少白頭。若梅大嫂個人也有不足之處，她有一隻紅鼻子頭。年輕時她為這不算大病的病跑過多家醫院，用鹽水沖洗，效果卻不大。等到她年過四十，也就隨它去了。她家在小鎮上有個經營小型唱片的買賣，故大嫂算是小家

碧玉。她家在集鎮上也小有名氣，人稱話匣子李家。

當年老老夫人許葉芬要想再見一輩人，說白了就是再見新一輩男嬰，未來掌管同仁堂的接班人。她命兩個大的重孫早早結婚，結果兩人頭一胎生的都是女兒，所以老人家未能如願，旋即抱憾去世。大房大老爺樂達亨的孫輩都是以他為中心排列的大排行。長孫寶格和次孫鈺格都是二爺樂西園之子，三孫霞格和四孫貝貝是大爺樂佑申與李若梅之子；貝貝早夭。五孫樂銅為五爺樂篤周之子，六孫樂效輩為大爺和李若梅之子。樂達亨的長孫女是二爺樂西園之女樂華生，次孫女樂靖華為大爺樂佑申與馮氏之女，三孫女嵐生為五爺樂篤周之女，六孫女樂靜敏為大爺樂佑申與天津大嫂宦雪笠之女，七孫女樂美琪（後改名為樂琪）為大爺與李若梅之女，孫女總數還略多於孫子總數。

先說佑申與前妻馮氏之女樂靖華，乳名寧格，人們統稱她二姊。她受乃母馮氏軟骨病的遺傳，身體也不是太好，相貌也頗一般，有些像父親，滿口不整齊的碎牙；性格稍顯乖張，時有異常人之舉。如她曾用自己的體溫孵過小雞，按鴿子孵雛要十八天，雞雛雛要二十一天，據她說她用了三、四十天終於得到了一個雞雛，該雛體甚孱弱，三、四天就死了。靖華還用肉桂、黨參等貴重藥材飼養過長約六公釐的深色蟲子，至於有何用途，筆者不甚了了。靖華年近三十尚未成婚，但最一般的是她交男友過程，兩人遠隔千里，從未謀面，僅用照片和書信完成這段婚姻。當時姑爺趙承翔在南方，她在北京，訂婚後，靖華還有過一次千里尋未婚夫的經歷。趙姑爺是個老實厚道人，婚後他們在天津住過一

段，別人的房間整齊乾淨，唯有她的房間又髒又亂。床上散放衣被，地上滿是雜物，當有客來訪時，趙姑爺不得不用腳將雜物踢於床下。過了幾年，他們回到北京，靖華常帶著一兒一女回老宅探望，人們見狀都笑問她是不是要唱《秦香蓮》啊。一次，她將雙目失明的老婆婆氣得到南廳來告狀，若梅大嫂一向對前房之女禮讓三分。這時大嫂一面安撫老人，一面承認寧格的不對。老人不斷用袖口拭淚，大嫂趕緊拿出乾淨手帕給她使用。待她情緒穩定後又安慰幾句，然後攙扶她出大門，叫來一輛人力車送她回家。靖華共有二子二女，終年五十八歲。

再說美琪，美琪之名來自美七。她是筆者兒時玩伴，比筆者大一歲，貌美和善，很有同情心，長身玉立，身材勻稱，但皮膚較黃，若梅大嫂常說她是典型的黃種人。嬰幼期不知何時使足部受損，一足略呈小蹶腳。少年時，正骨醫生夏錫五大夫曾在治療前說：「幾個月後我包你能穿繡花鞋。」但數月後收效不大。美琪足部本無大恙，但若梅自此之後命美琪永遠穿著皮鞋。其實她穿布鞋與常人也並無區別。她一直是眾多男士追逐的對象，鄰居老何、效翬同學施老妖對美琪都有過表示，都被大嫂及時制止了。若梅大嫂也深以美琪的相貌為榮，每遇有新客必叫美琪出來見見，很大程度上是炫耀女兒的美貌。後來美琪考上北京大學生物系，一位西語系的金世中先生對她緊追不捨，畢業後兩人結成伉儷，幾十年後金先生去世。文化大革命後，美琪到法國郊區一個小城市開了一小餐館，受到當地顧客的好評。前幾年她因目疾回國休養一段，手術後視力轉好。目前她以

八十高齡，仍能在中國和法國兩地奔忙，看來她身體不錯，願她幸福、健康長壽。在老宅時，美琪曾表示：「我若是和十七奶奶（筆者之母）在一起生活，關係會非常融洽。」

二〇〇四年，筆者的小學同班同學王遵保熱心公益事務，她召集大家舉行明明小學畢業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後來擴展到全體明明小學畢業生，請到多位學兄學姊，美琪她們班幾位同學再三聯繫她也未能聯繫上。七七事變後，筆者一九三八年從津歸來，本來哥哥崇格和筆者是一班，經過明明小學面試，筆者分到一年級，崇格分到二年級，這時效翬和美琪都在明明小學讀書，美琪是三年級學生，效翬是四年級學生。明明小學是家庭式貴族學校，學生以協和醫院大夫的子女為主。若梅大嫂對大哥說：「若不是我早早送孩子們到明明上學，你能當明明小學的董事嗎？」大約是效翬上五年級時，在一個畢業典禮上，效翬他們班集體表演武術，練了一趟拳。筆者父親觀看了這次節目，回家評論說，效翬拳法很熟，出拳不落人後。初到明明小學不久，有一次參觀敬老院，筆者對此有深刻印象，該院負責人是一個六十多歲的人，他說我們去掉一甲子，和同學們就是同齡人了。參觀過程中，一位七、八十歲的老翁唯恐分不到好食品，先偷拿了一個雞蛋，負責人當面指責他，並免去他分食雞蛋的資格。另一老漢也說：「你這又何必呢？把我分到的雞蛋給你！」令筆者吃驚的是，該院最年長者已經是一百一十四歲的老翁，是位不高的清矍長者，看起來與八、九十歲的人沒什麼區別。據說他在百歲時，還在協和動過一次手術。自此之後，筆者再未見過百齡之人。

大嫂若梅請客必拉大哥作陪，她說我一個堂客（女性）不好出面，還是你來出頭請客吧！大哥若想請大嫂作陪，這還要看若梅大嫂高不高興，不高興時她就躲在樓上，避而不出。他們請客時常擺出一個非常精美的磨料中間帶盤的花插，中放鮮豔花枝，盤中蓄水，放上幾尾小金魚，遊蕩戲水。就是光看這別緻的花插，已足夠令客人們心曠神怡了。

上小學時，一天暑假上午，筆者與效翬等幾個兒童去北海遊玩，行至乾隆題寫的「瓊島春蔭」石碑處，巧遇同仁堂藥廠員工李光韶陪同佑申大哥與天津大嫂宦雪笠所生之子樂民成，他是來京遊玩的。李先生笑嘻嘻地與我們打招呼。他是河南人，我們太熟悉了，筆者戲稱他為「勺先生」或「條先生」，同仁堂藥廠的員工們開玩笑地叫他們河南人「車子」（意指成車的山藥蛋）。我們一行正在上坡要到漪瀾堂，他們則是正要下坡出大門。這時，效翬問民成：「老咪子（不知何意），你還記得我嗎？」民成卻搖了搖頭。效翬對此反應很是難過，他遺憾的是，異母兄弟竟不相識。

冰場院在南廳北側，此院的所有權還在南廳。每年冬至時，若梅大嫂告訴挑水人員圍土潑冰場，除沿西北牆留出一公尺多寬的人行道外，院落大部分則可圍一圈長方的土崗。挑夫們挑水潑冰，一俟冰厚兩、三寸時，人們即可上冰滑行。若梅大嫂滑冰有年，滑時尚可輕抬一足，是個行家裡手模樣。樸蓀平時騎自行車就會騰空躍起，然後雙腿一分，穩穩當當地落坐在車座上，或因他練過京劇武生之故。滑冰也不例外，他會用冰刀外刃滑行，成為眾人中的冠軍。六伯父樂均士戲成一對：「眾人冰上走，絕二（指樸蓀）鬥

人人。」至於筆者雙親溜冰的技術就差得太遠了。父親首先準備厚棉褲，預防挨摔，但在冰上還可以勇往直前，大刀闊斧地邁步前行；而母親只會站冰，一直不會滑行。我們不僅在冰場院的小冰場上滑冰，還經常到太廟冰場去溜冰。在那裡經常見到三百六十九畫報社朱社長之女，她為人活躍，你只要和她見過兩面，她就可以跟你聊上一陣。還有一對夫妻，那就是京劇四小名旦的李世芳和夫人姚寶蓮。他們滑技一般，李世芳還在教別人在冰上站住剎閘時必須橫腳，他示範時哆囉哆嗦地不夠標準。當時他妻為他連生三女，大春、二春及三春。姚女士滑冰與眾人不同，她用一足在前直行，由另一足在後發力蹬踏滑行。還有一位老先生，癮頭兒特大，直到靜場他還在滑，工作人員高喊：「吳先生，明天再滑吧！」據稱此老曾侍奉過慈禧西太后，人們又說他那時年輕，只能充當隊伍長龍的龍尾。我們在太廟冰場還遇到過明明小學蒯校長一次，她攙扶著母親走冰一圈。

我們幾個孩子在冰場院裡滑冰技術有很大提高，學會了滑「3」字，先用外刃滑弧形，完成第一部分後，再用裡刃完成「3」字。還會滑英文小寫「e」字，先用外刃完成第一部分，稍一停頓再用右腿一甩完成「e」字。還常用掃帚以臂長為半徑，畫兩個圓圈成為「8」字。依所畫圓圈，先用左腳用外刃先滑半圈到中間拐彎處，再用裡刃完成後半圈，滑行時雙臂微張，彎腿蹲身滑行，有些像花樣滑冰舞蹈姿勢。筆者左腳能完成一圈，而右腳只能完成大半圈，乃因控制不住身體平衡之故。此外還偶然發現快蹬幾步，雙臂

抱胸就可自然旋轉起來。效翬和美琪的滑技差不多，美琪尤喜倒滑葫蘆形。慶森是孩童中的猛將，眾孩童穿的是花樣刀冰鞋，而他穿的是打冰球用的球刀，但卻能照滑「3」字和「e」字不誤。他的姊姊梅葆就有些大小姊的嬌氣了，她練滑「3」字，卻要慶森牽她一手，防她摔跤。

筆者認為滑冰摔上幾跤，來個老太太鑽被窩，是個有意思之舉。不僅是滑冰，那時筆者還要在冰場院的冰上騎車，在拐彎處故意大傾身，希望享受滑倒之「樂」。試過幾次，可自行車就是不倒。

若梅大嫂四十整壽，母親準備送她一份大禮，大嫂推託說：「我的週歲是明年。」到了明年，她又說：「我的四十整壽已按老習慣，去年虛歲四十就已經過完了。」等到她五十歲時，她又故技重演，筆者母親再不聽她的推諉，及時送去壽禮。有一年她過生日，賀客盈門，我們孩子不知迴避，依然在南廳進進出出。後來大嫂見狀，為我們這些孩子擺了一小桌。

有一次筆者母親和若梅大嫂帶我們到景山遊玩，走了一陣在前門休息。筆者偶然發現，對面故宮廣場處有一賣汽水的食品店，便向母親要錢買了一包糖果。想不到此食品有一種特殊美味，再要錢時母親勸阻，大嫂說邊從包裡取款給筆者。筆者和弟弟非常欣賞此食，如是者買了四、五次，大嫂付款兩次。還有一回是一年冬天，若梅大嫂請母親和筆者兄弟吃涮羊肉，那天筆者的胃口特別好，在眾人吃飽後又獨食三、四鍋，這才

滿口留香，停箸不食。過了幾天，看見效顰，他說：「聽說那天請你吃涮羊肉，你都吃邪了。」

在祖母壽宴上，表兄弟同席，沒有女眷在場。酒過三巡，眾皆微醉，藉著酒意，大家不再正襟危坐，開起帶有葷味的玩笑。佑申大哥首先說：「我出一個謎語，打席上一個人名，謎面是李某的太太。」謎底是李君楚（杵）。松生二哥（四房小排行）和益卿六哥也在開著葷玩笑，一會兒六哥給松生跪下了，口說：「二太爺，您別散德行了。」一會兒松生照方抓藥，他又給益卿跪下了，並說：「六太爺，您也別散了。」這是他們藉酒撒瘋，宣洩一番罷了。怪不得若梅大嫂評論大哥佑申和霞格父子：「他們都一樣，人愈多他們愈歡騰，女客愈多愈起勁。」霞格留法多年，有著歐美人的風格，詼諧幽默，愛開玩笑。一次霞格瞪著眼對筆者大說某女士的不然，那時筆者年輕，不諳他的真意，母親和鈞陶表兄都知道，霞格有調戲某女之意。

在霞格回國的兩年內，一年春節之前，筆者自名「送財童子」來到南廳，給他們送紅包。春節前此封就算是壓歲錢，初一後就算拜年錢。當時南廳新增人員有霞格及其法國妻子和他們一雙兒女，兒子名> > 克，女兒家人叫她小姑娘。筆者按照數來寶的腔調念到這些紅包是給：「大爺、大奶奶、少爺、少奶奶、孫少爺、孫少奶奶的。」效顰及時糾正我說：「你後面念錯了。」筆者不知當時口誤，後邊應是孫少爺、孫小姊。順便提一句，祖母輩分高，每年父親都要準備兩三百元打發紅包錢，其實每包不過十元，給孩

子不過兩元，架不住人多，來人必給紅包。當時紅包比今天信封大，長約七寸，寬約三寸五，上面不再寫吉祥話。

有一年春節，七姑家的的廖東生表兄來訪，他因母喪未久，不說是拜年，只說來看看祖母。老人依然拿出個紅包，並說不算是拜年錢，正月裡取個「吉利」。廖十哥說起前些天他丟錢包的事，他原想「財去人安樂」，丟了也就丟了，反正包內也沒多少錢，繼而一想，光那珍珠皮錢包就價值不菲呀！他還提到若錢包有很多錢，你給朋友家傭人兩塊錢，他們一定不當回事；如果包裡只有五元，你同樣給傭人兩元，他們肯定會千恩萬謝的！

六小姐靜敏和七小姐美琪同庚，都是屬馬的。靜敏比美琪僅大幾個月，她為人樸實無華，性格沉穩安靜，衣著樸素，是個從不惹是生非、極易相處的好人。她考上了燕京大學，有些外人看效輩考上了燕大，如今靜敏又考上了燕大，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佑申與燕大方面有某種關係。其實不然，她們都是憑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靜敏當初考上的是西語系，可惜她的專業思想不牢固，四年換了四個專業，每個專業她都涉足未深，到臨畢業又複讀一年。最後她上的是家政系，功課內容之一就是到菜市場去問菜價，什麼白菜多少錢一斤，蘿蔔多少錢一斤，問了個夠，結果一樣不買，幾個學生揚長而去；而第二天、第三日照問不誤。這些「顧客」怎麼能不讓菜店夥友感到「頭痛」呢。她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海幼稚園當老師，親友們都感到她有些屈才。過了兩年，六伯父家的鐘瑄二姊

首先站出來為她說話：「她是在姑子廟一樣的單位工作，大家若不幫忙，她是很難找到男朋友的！」靜敏上燕京大學期間，很少回津探望生母，卻經常回老宅南廳，與若梅大嫂相處融洽。她還經常帶女同學一起到南廳休假，後來與一茶葉公司負責人結婚，生有一女，至今與效輩夫人龔理渝不時往來。

效輩一直是個好學生。筆者父親對樂姓子孫中有上進心的孩子一律厚愛，他對效輩就很喜歡，每次在北樓臺階下遇到效輩，叫他進屋坐會兒，他都表示功課還沒做完，可在台階處一聊就是幾十分鐘。每遇他考高中、考大學等重要時刻，雙親都要請他到餐館去吃一頓好飯，以示慰勞，此習慣一直持續到幾十年後。筆者家中有大年初一聚餐的習慣，有一年因效輩初一值班而改在大年初二。效輩一心要做一名外科醫生，但也不是一帆風順。校方一度叫他在眼科及五官科任擇一科，效輩考慮眼科部位狹小而選了五官科。後來他終於當上了外科醫生，做出了一番成績，後擔任宣武醫院副院長多年。

在效輩大學畢業前後，若梅大嫂多次與效輩商量：「我早死幾年，你晚娶幾年，免得婆媳不合，你在中間受夾板氣。」

寒假中，我們孩童除了在冰場院嬉戲外，就是在房內聊天。一天，若梅大嫂提議說：「我教你們打麻將吧！」於是效輩、美琪和筆者三個孩子碼好方陣，準備竹戰。每人要先碼好十四張牌，還要留有一對相同的牌稱為麻將，抓一張牌再打出一張牌。當時只知道一條龍是大牌，所以不管起牌好壞都打一條龍，碰巧還和了一次。自此之後對此遊戲

甚感興趣，但筆者一生不喜賭博，只愛衛生麻將。

一九四〇年前後，著名京劇青衣演員言慧珠女士來到南廳，當時她尚未大紅大紫。那時她一方面拜了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博士為師，另一方面她還遍訪梅派的有關親友，多方面收集梅派藝術的點點滴滴。這次她是在母親、電影演員高逸安的陪同下，來到了南廳大嫂的北客廳，向梅派名琴樂樸蓀學習《霸王別姬》舞劍一場與琴師的配合。在別姬舞劍時，胡琴伴奏夜深沉曲牌，演員舞劍要與胡琴伴奏完全配合一致，才能在演出時取得非常默契的效果。舞劍舞到哪一個姿勢，胡琴必然拉出哪幾個音符，都有嚴格的規定。樸蓀把有關經驗告訴了言慧珠，並練習了多遍。

在練習的過程中，高逸安連聲對大嫂說：「慧珠長得多像您啊，快認個乾娘吧！」次日，大嫂對筆者說，從地毯上掃出一畚箕地毯毛來。

解放初期，彭真市長選中的是佑申大哥，給他一定的政治待遇，讓他光榮地參加了政協會議，並希望他參加公職。他回來對我們說，在會上他遇到了一位老哥哥和一位老兄弟，其中一位文化不高，常請他代填表格。彭真也曾去過老宅南廳，做過佑申的工作，希望他出山，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筆者猜想，佑申大哥不肯出山的主要原因是，他心懸京津兩地，如若任公職，他會分身無術，無法兼顧。在此期間，他還見過毛主席。

筆者最後見到佑申大哥是在一九五七年，那時大哥尚未蓄鬚。此書前面所用照片是大哥佑申七十歲留影。此照片可見佑申大哥滿面堆歡，神態安詳，身著正裝，很有派頭。

唇上有不長不短的鬍鬚，但為形成八字鬍，頷下還有一絡山羊鬍，滿頭銀髮，更顯得老成持重。若梅大嫂先他而去，料理了她的喪事後，他就長住天津，很少來京了。

若梅大嫂久患糖尿病，她的三個子女也遺傳了母親這病。一九六六年，她病情嚴重，其病容讓當醫生的效翬也哭了，大家知道醫生是很少落淚的。若梅大嫂終至不起。

六哥與新辦公室

大房的六哥樂益卿五官端正清秀，在相貌上強於他的兄長佑申大哥及西園二哥，但在氣質上則比大哥和篤周五哥稍遜一籌。六哥的原配夫人去世得早，無所出，筆者從小見到的六嫂就是六哥的繼任夫人。他們兩人都吸食鴉片，所以家中不如外人想像中的那樣富貴。為了得兒，他們兩人戒菸一段時間，果然生有一子曙青，比起他幾位兄長的長子要小上二十幾年。解放後明令戒菸，他們夫妻戒菸後，又接連得三子一女，戒菸真是讓他們受益匪淺。

一九四七年，掌管同仁堂的主要負責人十伯父樂達義病逝，六哥靜極思動，每天下午到同仁堂辦公室處理事務，堅持了十幾年，後被選為了同仁堂副經理。

有一次六哥穿了一雙灰棕間白的方頭皮鞋，筆者戲問道：「您這皮鞋是不是法國產品啊？」六哥馬上答道：「我還真去過法國半年，你信不信？」筆者對六哥半真半假的回

答當時就執懷疑態度，後來問他的兒子曙青，曙青說：「我父輩只有大爺和五爺去過法國，二爺和六爺均未出過國門。」

一九四八年初，筆者父親和六哥要同去拜客，當時六哥穿了一件很瘦小的馬褂，父親提醒他說：「六爺，你這馬褂很不合身，是不是可以脫掉啊？」六哥答：「我的大衣樣子還可以，到那裡我可以不脫大衣啊。」到了客家，爐火正旺，室內溫度甚高，六哥不脫大衣，父親也只好陪著不脫大衣，回家後父親感到咽喉不適良久。

在這期間，在老辦公室發生了幾件事：

第一件，討論關於樂家老祖宗遺骨的處理問題。在遺骨的處理上，多數人主張火化一了百了，但筆者父親不同意這一意見，而主張政府允許的另一辦法——深葬。父親說：「老祖宗有那麼多孫輩、重孫輩，怎麼大家就忍心把老祖宗遺骨火化呢？」他還囑咐筆者說：「我死了就不能燒，你們心裡得有這個。」但隨著時代的推移，時代的進步，數十年後，父親選擇了比較先進的海葬儀式。

第二件，樂大勝的輕狂之言。大勝號芝田，在六哥到同仁堂辦公室工作一兩年後，大勝也來到祖先堂辦公室辦公。工作了兩三個月後，他就下結論說：「這裡的工作沒有什麼，是個帶活氣兒的都能幹。」一語既出，四座皆驚，此言傷人甚重。別忘了，豬狗也是帶活氣兒的。大勝當時只是後生晚輩，雖是少東家的實習生的身分，在辦公室內有他的祖伯輩人，還有馬健如、左貴環等經驗豐富的老藥工師傅在場。筆者認為

作為後生晚輩，大勝說此話沒有多加思量，僅逞一時口嘴之快，所以說出如此不知深淺的話。遠的不說，單論樂家七伯父樂達仁在同仁堂當學徒三年，十四哥樂元可在頤齡堂學徒三年，學徒後又邊實踐、邊學習，最後終於成為行家裡手，這都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一九五七年，筆者曾親眼看到過五哥樂篤周在南京的同仁堂藥店站櫃台，給顧客按方抓藥。

筆者在中藥研究方面的主題是中藥的瓜蒌。當年在南京，篤周就給筆者介紹了瓜蒌的同類品括樓，這還不算後來出現的穿心蓮、金蓮花等草藥以及民族藥。藥行人除了需對這些藥物熟悉，還要懂得每天都要使用的蜜、蠟、紙，甚至包括當時的政策法令、新的經濟情況以及各方面的人際關係，大體都要有個了解。凡此種種情況，口出輕狂之言的大勝當時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吧。

第三件，叔姪間的口角。一天下午筆者到院裡帳房去玩，忽聽祖先堂內傳出十七哥樂樸蓀的吼叫聲：「你別唬我！」接著是筆者父親的幾句答言：「我唬你幹什麼？！不然我就揍你了。」幾天後筆者問六哥：「那天他們真的會動手嗎？」六哥答：「不會的，旁邊我和芝田都在場，而且是在祖先堂啊。樸蓀要是真動手，我們會請出家法來啊！」又有一次，西園二哥和筆者父親意見相左，兩人爭了幾句，一見父親真的生氣了，二哥忙改口說：「老叔啊，咱們可要團結啊……」父親只得強忍住一腔怒火。

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大房的佑申、益卿哥兒幾個建議在祖先堂近處建一新辦公室，大

家一致通過。原祖先堂內無一把椅子，內急時要到東小院泔水桶去方便，如此湊和了幾十年，所以闢一新辦公室實屬必要。

新辦公室在北樓東面，辦公室對面的南房是存放已完成蜜丸的地方，只待放入蠟皮內。在這個小院中，母親為筆者兄弟安上了單桿、雙桿及兩根一拳多粗的木桿，乃因筆者弟弟小時候喜歡爬桿。

樂益卿六哥在半百之年，一頭灰髮，但他人老心不老，又識一女，交好甚厚，已到談婚論嫁的程度。六嫂找到此女，以自己嫁給六哥的情況現身說法，將六哥即將到手的一好事「硬生生地給踢飛了。

六哥伉儷年逾古稀，六嫂先六哥而去。在給六嫂送葬的歸途時，六哥突感不適，請身為宣武醫院副院長的姪子樂效輩一檢查，發現身上有兩個硬塊，從此六哥臥病在床。

二姊夫西醫朱廣相

筆者二姊夫朱廣相大夫是四川人，他是六伯父樂達莊的二女婿。朱家弟兄三人一起去法國留學，哥哥二先生決定犧牲自己，一人幹活供養兩個弟弟上學。三先生朱廣相學醫，四先生學橋樑工程。後來朱廣相成了醫學博士。

筆者家常請的中醫是老親吳鷺涵大夫和表兄李君楚；西醫則是二姊夫朱廣相。很長一

段時間，二姊夫出診都是騎著一日本富士自行車，車駕上拴著他的皮藥箱。小學時，一天午夜我正睡夢中，聽診器在筆者胸上移動，睜開眼見是二姊夫。原來是父母親誤認為筆者有異常，把二姊夫請來，其實筆者很正常。讓二姊夫從東不壓橋跑來老宅為我夜診，很覺抱歉。此後一、二年，筆者父親和我們幾個小孩在鴿子院為得一隻別人的紫環鴿子，幾個小孩上到幾層藥淺子上，筆者只顧後退看紫環飛向何方，一腳踏空，從藥淺子上跌下摔斷左臂。母親恰好參觀法人開的酒廠，沒有在家，父親請來朱廣相為筆者治療。他先用三角巾掛於筆者脖下，怕翻身再傷膀臂，接著安排被垛，叫我半躺半坐地睡眠，如是者堅持了兩、三個月，傷臂後旋即請來正骨醫生余幼瑄大夫，為筆者看病半年多，直至傷癒。

小學五年級時，一次到後門同學屠俊家開的馬凱汽水公司——即後來的馬凱餐館，購買汽水，巧遇二姊夫，他替我們付了款。十四兄元可在解放初期住在二姊夫的一個鄰院，該院也是二姊夫的房產。元可兄按月把租金存起，一、兩年後送給二姊夫一輛雪佛蘭牌汽車。二姊夫有很重的胃病，犯病時常在屋角用直腿大彎腰的姿勢來緩解胃痛，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遇有病人前來應診，他從不呻吟，強忍個人病痛，認真為病人診治。他的胃潰瘍日益加重，他告訴家人，必要時送他到協和醫院。直到有一天他聽到「撲」的一聲，他知道胃破了，在協和住了幾個月，開刀後身體反倒強健了許多。

汪四表姊

大房大姑家的四表姊（筆者對姑姑和表姊們的名字從不知曉）不高不矮，體態豐腴，面上有些淺白麻子。因與汪申伯四姊夫成婚，我們稱她為汪四表姊。她育有二子一女，是理想的五口之家。四姊夫南北經商，行蹤不定。他們在上海、蘇州住過幾年，後又到北京長住。在西安，汪四姊夫曾與元可兄邂逅，自有他鄉遇故知的情誼。

汪四表姊與南廳若梅大嫂感情至厚，她們曾比賽過吃螃蟹，棄蟹腿不動，只吃中殼，結果兩人各吃了八隻中殼。一年暑假，汪四表姊帶子女到南廳小住，因此筆者與四姊的子女認識了。她的次子乳名小禿，與筆者年齡相仿，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小禿生得俊雅，但並不美貌，也沒什麼娘娘腔，只是皮膚白皙，說話略帶吳儂軟語聲腔，缺乏一些陽剛之氣。與同學態度友善，說話時喜抓對方制服第四鈕釦。僅此而已，卻被同學哄離學校，轉學兩、三次。他的哥哥是個老實大男孩，名叫大同。一天，大同之妹抱怨說：「小哥真會享受，躲在澡盆裡就不肯出來！」

幾年後，汪四表姊之女與赫赫有名的周總理的英文翻譯冀朝鑄先生結婚。一九七九年，筆者第一次出國尼泊爾，參加他國第九次醫學會議時，在東四老外交部門口巧遇冀先生，帶筆者去外交部辦手續的胡先生為我們做了介紹。與冀先生簡談數語，問候了汪四表姊及其家人，知汪申伯四姊夫這時已離世，其他人都好。匆匆一面，旋即告辭。數

月後，再次於朝陽門看到冀朝鑄，這次見到他的形象與電視中多見的冀某大不一樣，幾乎判若兩人。他騎一破舊自行車，頭髮蓬亂，鬍子拉碴，一副不修邊幅的形象。當時，他大概是外出購物吧。

不久聽說汪四表姊抱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生活，她女勸解道：「您就別不知足了，若不是和我們住在一起，您早被抄家了。」



曾任北京宣武醫院副院長的樂效翬



筆者大哥樂佑申七十歲留影